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7

谢灵运·谢朓

张国星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6  
17



#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	上古神话	26	初唐四杰	51	《青琐高议》	76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2	《诗经》	27	陈子昂	52	宋元话本	77	纳兰性德
3	《论语》·《孟子》	28	孟浩然·王维	53	元好问	78	李渔
4	《庄子》	29	高适·岑参	54	《董西厢》	79	洪昇
5	《左传》·《国策》	30	李白	55	关汉卿	80	孔尚任
6	屈原	31	杜甫	56	《西厢记》	81	天花藏主人
7	司马相如	32	白居易	57	白朴·马致远	82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8	《史记》	33	韩愈	58	《琵琶记》	83	《阅微草堂笔记》
9	汉乐府	34	柳宗元	59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84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10	曹操·曹丕·曹植	35	刘禹锡	60	《水浒传》	85	《红楼梦》
11	阮籍·嵇康	36	李贺	61	《西游记》	86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12	左思·刘琨	37	杜牧·李商隐	62	《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	87	袁枚
13	郭璞	38	唐人传奇	63	《封神演义》	88	方苞·姚鼐
14	陶渊明	39	敦煌变文	64	《西洋记》	89	龚自珍
15	南北朝民歌	40	李璟·李煜	65	《金瓶梅》	90	黄遵宪·梁启超
16	南北朝骈文	41	欧阳修	66	《剪灯三话》	91	林纾
17	谢灵运·谢朓	42	王安石	67	杨慎	92	《三侠五义》
18	鲍照	43	柳永·周邦彦	68	汤显祖	93	李伯元·吴趼人
19	庾信	44	苏轼	69	冯梦龙	94	刘鹗·曾朴
20	《搜神记》·《搜神后记》	45	黄庭坚	70	李贽	95	黄小配
21	刘义庆与《世说新语》	46	李清照	71	凌濛初	96	秋瑾
22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47	陆游	72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97	宝卷·弹词
23	《诗品》	48	辛弃疾	73	张岱	98	车王府曲本
24	《昭明文选》	49	《太平广记》	74	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	99	《格萨尔王传》
25	王梵志诗	50	《夷坚志》	75	《金瓶梅》	100	尹湛纳希

## 目 录

### 谢 灵 运

- 一、华裔贵胄的浮沉身世/1
- 二、步入山水的向路由来/20
- 三、山情水意与佛光法韵/28

### 谢 朓

- 一、艰难时世与文者生涯/58
- 二、佛教和民歌鼓涌下的永明新诗/70
- 三、“风华映人”的山水清韵/91

## 谢 灵 运

### 一、华裔贵胄的浮沉身世

谢灵运是中古时期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古代山水诗的肇基人。他“幼便颖悟”，天资很高，“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书·本传》）。兼擅玄学佛学，通史学，工书法，才学为一世之冠。尤其以具有划时代美学意义的诗歌创作成就，标志着古代诗歌审美理想境界的又一次历史跃升，被后人奉为“刻画山水”的“昆仑虚”（汪师伟《诗学纂闻》引），誉作“元嘉之雄”（钟嵘《诗品序》）。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老宅。父亲谢瑛“不慧”，起码是个弱智，曾居官秘书郎，死得很早。“以子孙难得”，所以他的诞生既给家族中人带来欣悦，也带来深衷的忧虑。为了他平安长大，家人按照民间习俗，将他寄养在钱塘杜明师家，到了十五岁上方归回已迁居建康（今南京）的家中。因此，小名唤“客儿”，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谢



谢灵运

客”。

他出身的家族，公侯奕世，将相代出，是时代最显赫的贵族门第之一。同时又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曾出现不少著名文士作家。这世人难以企及的社会地位、文化环境、精神土壤和政治经济特权，既为他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的巨大成功，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也养成了他率直而简单、清高而傲慢的性格，更由于纠缠在政治、经济的错综复杂矛盾争斗里，给他舛蹇坎坷的仕宦生涯，乃至被杀害的人生终局，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文章憎命达”。创作优劣与仕途穷通，在他身上重演了古代士人的人生悖论。

东汉末年，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经历过数百年历史积累，不可抑止地开始大爆发。东汉王朝昏庸腐败，政治黑暗，宦官外戚勋臣间的权力倾轧愈演愈烈；各地军阀拥兵割据，相互征伐逐鹿；刘氏儿皇帝成了接连仆倒的傀儡，昔日君权威势一落千丈，东方帝国“一统”大厦日益崩颓瓦解。饥饉瘟疫战乱、权力谋杀、政治屠戮，带来大量非正常死亡，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的人寰惨剧。骨肉离析与亲友夭亡的苦痛，笼罩着中原大地，使人们眼中心底弥漫着慷慨悲凉的生命情调。在生命意识的催激下，“人”渐渐

觉醒，看破了被“独崇”、奉为一尊的儒教纲常的虚伪面目，剥落掉它顶上炫目的神化光环。礼崩乐坏，沿袭了几代人的政治勋业加礼法风范的人生价值理想模型被抛弃，人、人所从事的种种技艺活动，挣脱礼法“正统”桎梏，从王权力量构成因素和政教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在自然的意义上重新获得独立的、个性的价值认知与评量。

就在这动荡乱离之间，一些官宦世家和地方豪右纷纷崛起、扩张，凭借着他们在部曲庄园里或马背上的实力，各个竭力去分享以往专属帝王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谋取属于自己的更大份额。其中文学被抬举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步，而“有文学”、“有才文”、“有才藻”……，直成了每个人天赋才性昏明高下的最主要的体现，和人格声誉最重要的品评依据，于是也便成了世族阀阅新贵们自矜的资本、骄人的徽记、向往的乐园。

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从“大一统”经历过纷杂无序的多元，在三国战争中趋向新的整合。公元220年，曹丕“受禅”代汉，成为新主，实行“九品官人”制度。尽管这个政治模式是帝王与世族门阀间达成的妥协，但终究以新的制度方式，宣告这次历史性的社会财产权力再分配的基本框架的完成。世家大族从此成了支撑中央朝廷、保持统治运转的主要角色和权益享有者，势力更加壮大，以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上品

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廿二史札记》）。中枢显位、清要之职、郡州长官，大体由诸如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郝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北地傅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把持充任。以陈郡谢氏为例，自谢瓚仕魏为典农中郎将后，谢裒在西晋官至九卿，谢安仕东晋为太傅、曾总揽朝政，谢玄为车骑将军康乐公，谢混历官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可谓缙绅满门，奕世膏粱。

然而，这种由妥协达成的平衡关系，具体内部架构却是十分微妙脆弱的，随着各方力量消长变化，必然会产生经常性的调整，变得不稳定。君主与世族、宗室与世族的内部、宗室与世族、新权贵与旧门阀、永嘉南渡后从北方迁来的世家与南方豪右，以及先迁世家与后来世家，之间权力利益纠葛矛盾冲突极其复杂频仍，有时十分尖锐。在封建体制的大框架下，这又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中朝倾轧、官场构陷、睨墙篡弑等种种险恶的政治角斗，甚至大规模的血腥厮杀，造成无休止的社会动荡。这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大特征，也是包括谢灵运在内的一批文士人生之“幸”和“不幸”的直接原因。

“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崛起，导致西晋王朝短命覆亡。依靠着南迁世族的大力支持，



司马睿于建武元年(317),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号元帝。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出于支撑、稳定江南半壁迫切需要,东晋元帝除继续奉行“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上权贵”的基本政治方针外,对世家大族尤其是北方迁来的,给予特别的恩惠,进行大力拉拢。谢氏一门在这次历史机遇中得到更大的发展,先有谢鲲任豫章太守,谢裒拜太常卿,继有谢尚官至尚书仆射、镇西将军、都督豫并幽冀四州军事、豫州刺史,再有谢奕、谢万嗣职继任,后有谢安入辅中央,由侍中而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后将军、扬州刺史、中书监、录尚书事,桓温死后更独综朝权,谢玄为车骑将军。其与王氏一族,以作为东晋王朝统治的基石和中坚,空前鼎盛,取得了“凌忽一代”的显要地位。但是到了东晋后期,权力争斗和东南沿海农民造反,使之遭到沉重打击。仓廩被打破,奴客逃逸,谢琰阵亡,谢逸被杀,经济政治实力大为减弱。

东晋中叶以后,连年战争使军阀势力得到扩张,并朝着取代司马氏的方向发展。以王、谢为首的世族,为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与军阀成了政治权力矛盾的主要两方。家门寒微的刘裕,在讨平造反自立的桓玄战争中,迅速发迹,不但实际控制了朝政,而且同样觊觎起皇帝的宝座。世族恐惶,可王氏家族的力量不支,谢安去世后,中央部队“北府兵”已半被刘裕控制。于是,谢氏当时的中心人物、谢灵运的族叔谢混承担了对抗刘裕的重

任。他主要的手段是联络“北府兵”中另一位实力军阀刘毅，以他作为武装后盾，同时在二刘的权力争夺上给刘毅施以政治援手。因此，谢氏家族与刘裕之间结下深深的政治仇隙。

谢灵运自幼就表现出超群的天资，祖父谢玄对他特别钟爱，曾对亲友叹道：“我乃生瑛，瑛那得生灵运！”（《宋书·本传》）出色资质和良好的文化教育、家族文学风气熏陶，使他才学出众，与从兄弟谢瞻、谢晦、谢曜等共为家族中一代俊彦，名誉早著。谢混是晋孝武帝的女婿，政治、文学两坛上的中心人物，对他这位宗侄格外欣赏。

大约十八岁左右，谢灵运承袭了康乐公的祖爵，又以国公之例被授官员外散骑侍郎。这个清贵之位是条仕途捷径，但或许由于桓玄之乱的缘故，他辞而未就。义熙元年（404），桓玄已被讨平，他出任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登上仕宦之路。位虽不及散骑侍郎，却显然有着重要的宗室与世族的政治考虑。次年，谢灵运二十一岁时，他转为抚军将军刘毅的记室参军。义熙二年（405），刘毅为豫州刺史，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谢灵运随之。义熙七年（411）刘毅改任荆州刺史，移镇江陵（今湖北荆州），又以谢灵运为卫军从事中郎。这七年幕府仕历所隐含的刘毅与谢混联盟的政治潜台词，给谢灵运以后的生涯留下了灾难性的伏笔。

公元411年9月，控制了政权的刘裕以突然

袭击的手段杀掉谢混和来朝的刘毅堂弟刘藩，刘毅军事对抗失败，次年自杀。东晋王朝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谢灵运的厄运降临了。

然而，刘裕为避免更大的政治动荡对自己禅晋称帝不利，对王、谢等世族采取了既承认其既得权益而有限宽容，同时又钳制贬抑的政策方略。义熙九年(413)，刘裕以谢灵运为他本人的太尉参军，入朝任秘书丞，不久又把他“坐事”免官。义熙十二年(416)，刘裕率兵北伐后秦，起复谢灵运为居守京师的弟弟刘道怜的骠骑将军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大约因为刘道怜“素无才能”(《南史·本传》)，他不能放心，又让谢灵运“奉使”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刘裕家乡)来劳军。归后，再任之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一年多后，刘裕军事胜利，俘虏了姚泓，奏凯班师，加封相国、宋公，仍驻彭城。谢灵运又一次被“派”劳军，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可以说，对谢灵运这样一个极有社会影响的旧世家贵族中人，刘裕是怀有很深政治疑忌和政治暴发户固有的嫉恨报复心理的。所以，他既让他出仕，以安抚世族情绪，又始终将其置于自己座下或权势范围之内，监控摆布驱役，施以精神摧辱。

优越的出身门第、超众的才学声誉、贵胄华裔子弟普遍的人格缺陷，养成了谢灵运倨傲骄恣的秉性。在他眼里，出身寒贱，曾经在新洲(今镇江西侧的江中小岛)割芦苇，“躬耕于丹徒(今江苏丹徒)”

的刘裕，原不过是祖父麾下的一名行伍伧父而已。但事实却是无奈的。从他两次劳军所写下的《撰征赋》、《九月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以及年关时作《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中“晚暮独悲坐，鸚鵡歌春兰”的句子看，尽管他表面上小心翼翼，甚至以“圣心”辞眼誉颂刘裕，可心底却隐忍着一腔屈辱和不平不服的哀恸。这构成了谢灵运后半生命运与创作的基调。

心中有块垒的人，很容易被激怒，作出不理智的行为反应。谢灵运的门人桂兴，和他的小妾私通，他忿恨已极，盛怒之下，杀了那个无义的家伙，把尸体扔到水里。这在晋代原本小事一桩，但事不同，今非昔比，御史王弘一本奏章，使他被免了官。

公元420年，刘裕终于实现了禅晋称帝的梦想，国号宋，改元永初，江山稳坐。是年谢灵运三十六岁。对东晋旧世族痛加整肃的大规模报复开始了：京口大族刁逵、余姚大族虞亮、高平世家郗僧施（郗鉴曾孙）等，一股脑儿殒命黄泉。“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王）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布衣，甚相凌忽……高祖悉诛之”（《宋书·本纪》）。凡曾经轻贱蔑视过、辱慢过他的，统统没有好下场。永初元年，刘裕一道诏谕把除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的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等之外的、晋代旧世族世袭的封爵，横加削废。而留下的这五家，也“降爵为县及

县侯”，使晋代旧世族遭受到贬损打击、强力震慑。同时，刘裕又大力擢拔有功勋才干的寒庶之士，委以高官要职，壮大自己同世族门阀抗衡的力量。这一系列举措，将旧世族排挤到政治经济权益餐桌的末位边缘，成为政治架构上的奢侈点缀，而中央皇权得以极大强化，重新成为统治的核心、社会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权力角斗的政治漩涡，也由此在宗室内部更加险恶地高速盘转起来。

谢灵运虽然侥幸，未遭诛灭之祸，却没躲开贬抑之难。国公之爵被降为县侯，三千户的食邑锐减到五百户。尽管他“性奢侈”（《宋书·本传》，以下简称《本传》），常挥霍，可祖上留下的产业太丰厚，这绝不会令他感到生活困窘拮据。真正令他难堪的是，一向恃贵矜才、任性不拘，自负“才能宜参权要”（《本传》）的高傲心性，受到枷号示众般的折磨。他不甘服，“常怀愤愤”，“多愆礼度”（《本传》），执拗地固守着自己的人生期待。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自幼爱好文籍，门下多雅士。于是，谢灵运及另一位著名诗人颜延之便投靠过去，与之来往密切，“情款异常”（《本传》）。其中意图很显然，那就是把这种相知关系作为自己政治上异日再起的资本和门径。但却未曾料到，这又一次使他陷入权力角逐的波涛里。

为了安稳身后的局势，永初三年（422），刘裕将刘义真调离京都，以南豫州刺史之职出镇历阳

(今安徽和县)。不久,刘裕病亡,长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权臣徐羨之纠合傅亮等人,密谋废立。景平元年(423),为了顺利达成目的,芟除依序为第一继承人刘义真的党羽,徐羨之等抓住谢灵运放言无忌的偏激把柄,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口实,把他逐出建康,外放到永嘉郡(郡治在今浙江温州)任太守。景平二年(424)二月,他们先将刘义真贬为庶人,五月再将刘义符废黜,后又索性杀掉二人,使之在权位之争中彻底出局,而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刘裕第三子)为帝。是为宋文帝。时谢灵运年四十岁。

谢灵运在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又一次颠仆。但更令他不堪的应是:他的族弟、谢氏家族另一位精英人物谢晦,官居领军将军,握有重兵,却非但党同于徐羨之,参预这场阴谋,而且还充扮了主要角色。这在他的情感上是件难以接受的痛苦事实,使他油然陷入难以开释的内心矛盾与情绪烦乱。离开建康后,谢灵运先回到始宁故里,然后溯富春江到金华,舍舟陆行到丽水,再乘船往永嘉。沿途秀丽的山水风光卷舒着静谧淳和的画幅,与他胸中鼓涌不息的愤懑情潮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心理反差,他以诗记行抒情,排遣积郁的苦闷。到了永嘉,谢灵运卧病不起,第二年春上痊愈后,凭轩远眺,一股生命意识陡然冲荡,使他写下了著名的《登池上楼》。人生期待与仕途经历的严重失衡,现世尘嚣与贵族士人优雅风味的大相乖谬,理想

的虚妄性与山水静穆中的博大涵容，这巨大的反差形成一种内在的精神驱力，在魏晋士人习尚传统的作用下，使他的官知和睿智趋向自然造化，去寻绎其中蕴含的生命哲思与深邃况味。

于是，他“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本传》）。绿嶂山、石鼓山、瞿溪山、甌江，无处不留下他的踪影，摄入诗篇。他关心佛教，施舍斋僧，向大自然参味宇宙人生万相的空虚之理，企望自我精神超度心理解脱。一年后，不顾族人劝说，称病去职，回归始宁旧居，重建庄园别业，写下了《山居赋》。“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纵为娱，有终焉之志”（《本传》）。

这一时期，谢灵运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他将自己情感的律动，同水光山色林风岚影、玄理佛义熔铸为一炉，圆成了空明澄寂的境界。其中，充沛真切的情愫、清丽华美的藻绘、生动灵蕴的形象、空无寂灭的哲理，交融变奏，汇成一个流动着的心理会悟过程。它入于山水，通过观照悟觉，抽引出虚无空寂之理，使主观与客观交流吐纳，情、景、理相照相涵，构造出即实即虚、即色即空，既万相有在又一体空无的艺术境界，表现出在山水中自我陶写、精神超度的真切感受。这种“以山水为理窟”（饶宗颐《选堂诗词集》），化解深衷郁结的创作方式，彻底否定了玄言诗的旧习，打破了前人“模山范水”时机械的皮相雕绩的笨拙老套。恰顺应了东晋后期以来士人们“微吟穷谷，枯泉漱水……濯

足流沙，倾拔玄致”（支遁《竺法护象赞》），向自然中发明淡泊意趣，“齐以达观”（王羲之《兰亭诗序》），寻求实在生活中超然的精神潮流。艺术精神和成功实践，又证明了“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宗炳《画山水序》）的审美理想理论。所以，他的诗风靡一时，“每有一诗至郡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本传》）。

宋文帝是个既有政治干才，又喜爱文学且颇有素养的君主。他承祚大位之后，以谋害其兄长的罪状，翦灭了徐羨之、傅亮、谢晦等人。元嘉三年（426），下召征谢灵运赴京任秘书监。谢灵运故意推托，再召不起，直至收到范泰受命写来连捧带劝的信，以为真的时来运转，才打点收拾起一腔政治热情，踌躇满志地来到建康。重回乌衣巷，春风得意，又见到四年前和自己一道被逐出京门、外任始安太守，而今也被召回的老友颜延之，越加兴高采烈，欣然写下《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畅言“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事蹶两如直，心慳三避贤”，“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遭”，“殊方感成资，微物豫采甄”，胸中一派光明灿烂。

他“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本传》），目空一切，期待有一番安邦治国的大作为。可惜事与愿违，宋文帝先派他去整理秘阁图书，后又命他撰修《晋书》。事非所情，他都没有完成。两年里，虽然官迁侍中，且文帝“日夕引



见,赏遇甚厚”,并把他的诗章书法誉为“二宝”(《本传》),却到底“唯以文义见接”,“谈赏而已”(《本传》),只把他当作一位出色的文学近臣。眼看着名位才干都不如己的人纷纷担当起重任,自己仍不过是一件虚华的高级摆设,谢灵运情绪变得糟透了。他装病出城游逛,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便不去朝值,驱课公役,穿池植树,为他干造景营生,动辄十多天不回。对他公然不满和藐视,深知其为人宋文帝尽管不快,也不便怎样奈何,暗示他自请解职,赐假许其东归。时为元嘉五年(428)。

当谢灵运终于彻底明白了自己绝没有获得新朝统治者信任的可能、平生怀抱已化作南柯一梦时,前次被逐出京时的那种“李牧愧长袖,却克惭躅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可恶”的悲恨不平(《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不复重来。代之盘绕在他胸中的,是另一番凄凉哀绝的命运悲歌:“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初发石首城》),“凄凄明月吹,惻惻广陵散”(《道路忆山中》),“荒林纷飏若,哀禽相叫啸”(《七里濑》),“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

“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初发石首城》)。在幻灭的归途上,他自信再没有必要做往彭城劳军时的恭谨样子——顾忌逢迎新君,纵意恣肆,放浪形骸,游娱宴集无度,以此表示对刘宋朝廷的褻謔鄙弃,消极地宣泄对立情绪。结果,立刻招来政敌的攻讦——御史中丞傅隆奏劾。宋文帝顺水推